

《陈履生追忆文集》编撰记

■陈都(中国国家画院副研究员)

这本追忆文集,收录的是父亲陈履生远行后,四方师友、同好乡亲自写下悼念与追思之文。

此书的编辑工作,我迟迟不忍启动。每每翻开这些悼念的文字,总是睹字思人,悲从心起,不敢轻易触碰这份离别。即便是父亲的几部遗稿,我也因难以释怀的哀思而踟蹰不前,迟迟未能推进出版工作。但父亲一生教我,面对困难,无论客观还是主观的,都要自己直面、自己承担,这是他留给我最珍贵、最厚重的人生遗产。也正是带着这份教诲,我历经漫长的心理疏解,才终于投入到本书的编辑工作。

中国传统讲究逝者盖棺论定,可无论由谁来评说,都难免失之偏颇。因此,这本纪念文集的初衷之一,便是汇聚众声,形成公论,为父亲的一生,留下兼具温度与厚度的参照。这份参照,横跨美术史研究、博物馆学构建、乡村建设、社会美育推广、对外美术交流等诸多领域,足以映照他一生的学术追求与人文担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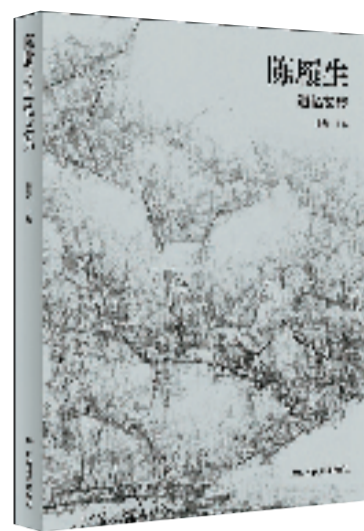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以研究新中国美术史、艺术评论

著称,终其一生,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新中国美术的底层逻辑——“普及与提高”的辩证关系——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有力的践行。这份理解从来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空谈,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轨迹,既以专业致用社会,也以美育滋养大众,同时又从大众的反馈、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汲取养分,反推自身的专业成长与思想站位的提升。由此,形成了三者彼此滋养、相辅相成的关系。本书即以:治学处世、交游传道、乡土美育此三个维度划分为三章,所收录的文章,正是他一生践行这份理念的最好印证,映照出他的人生追求与鲜活模样。

父亲从不以学历高低、地位尊卑而区别待人,他善于发现他人优点,或疏解各方困难,从而实现学养深耕与经世致用的合一。所以,纪念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,既有来自各界名家、专业领域同仁的笔墨,展现了他深耕专业领域的高度、广度及行业影响;也有来自师友、学生的追忆,还原了他传道授业、真诚待人的交游底色与坦荡心怀;更有来自普通艺术爱好者、家乡父老乡

亲的质朴文字,承载着他始终不脱离群众的赤子之心。此外,文集中诸多文章与插图,还记录了父亲与好友举杯畅饮、洒脱快意的瞬间,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相处时刻,恰是串联起他在专业、交游、大众三者之间的“润滑剂”,让学术不疏离、交游不客套、人心不隔阂。总之,文集里的字里行间与图像,完整呈现了他一生的模样,是师友心中最珍贵、最生动的纪念。

本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,均为父亲的师长、友朋、艺术同好与家乡亲友自发撰写,我们未曾主动约稿,每一篇文章,都源于大家发自内心的感念与追思。也正因如此,我们收录文稿,不以文笔优劣、站位高低、思想深浅为取舍标尺,唯重一份真挚饱满的情感。另外,许多与父亲相知相交的师友跟我说,他们很想写下文字,以表达对我父亲的追思之情,但因悲恸难抑、无从落笔。所以,文集中虽未有他们的文字,却丝毫不减他们对父亲的深切思念与缅怀,这份心意,我们同样珍视、感念。在此,谨向所有心系我父亲的师友亲友,致以最诚挚



·《陈履生追忆文集》
·陈都/编
·广西美术出版社/出版

的谢意。

愿这本集子,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,能慰藉所有思念他的人,亦能为后人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间的文艺生态,提供一段真实可感、有血有肉的史料。

依然念旧乡:李向阳与上海当代美术馆三十年的幕后故事

■陈轶男

270天,将原跑马厅旧址改建为上海美术馆;280天,将世博会“城市未来馆”改建为中国首座公立当代艺术博物馆。他共主持三座专业美术馆的筹建运营,参与了浦东美术馆、程十发美术馆等其他美术馆的建设项目,担任了包括中华艺术宫、刘海粟美术馆、宁波美术馆和久事美术馆等机构的学术委员会成员。

他就是中国当代美术馆事业和艺术展览行业无数的先行者、开拓者之一——李向阳。

李向阳亲历了美术馆事业从萌芽至兴盛的完整进程,也推动上海美术馆成为率先加入国际现代美术馆协会的机构。他克服了首届上海双年展各种初创困境,使其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大展。他见证了当代艺术在威尼斯双年展上首秀,曾被CIMAM(国际现当代美术馆协会)推选为亚洲唯一的理事。

李向阳将其三十年行业实践与亲历与感想,凝集成《依然念旧乡——我与美术馆的那些事》一书,从场馆建设、策展实践到艺术感悟,生动且真实。全书共分三个部分:第一辑“旧瓶新酒”聚焦场馆筹建、展览策展的行业实践记录;第二辑“旧雨新知”侧重艺术界同道、前辈的交往纪事与怀想;第三辑“旧疑新惑”展现作者个人的艺术思考、创作体悟与随笔。

三座美术馆的专业坚守

对于美术馆从业者而言,《依然念旧乡》书中提出的指导性和前瞻性场馆筹建理念,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李向阳曾三次主持筹建改造美术馆,提出了功能优先原则:“我希望更多的建筑师们能够了解这一点,一个好的美术馆舍,不但要好看,而且要用好,很多时候,好

用比好看更重要。起码要知道,美术馆和大剧院一样,同样需要面积相当、功能完备、动线便捷、设施齐全的后台。”

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改建是他职业生涯中一项十分紧张的任务,彼时工期仅280天,这段攻坚历程被他记录下来:“我再一次去到工地现场……但见馆内上上下下几万平方米的空间中……光影绰绰,人声鼎沸,震耳欲聋。还在装修的、开荒保洁的、正在布展的、准备营业的……农民工、艺术家、黑眼珠、黄头发,戴着口罩的、光着脊梁的,该有好几百、上千口吧。”

而更早的上海美术馆改建,不但时间只有9个月,更是一场无先例可循的探索:“我是1999年元旦之后,突然被任命为筹建处处长,除了手中一串钥匙,只知道10月1日必须竣工……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,只能带着徐磊砸玻璃,‘不破不立’嘛。”

他和同事们靠着一腔热血完成了这场改建,最终推动上海美术馆完成了从展览馆到专业艺术博物馆的跨越,率先成了国际现当代美术馆协会(CIMAM)团体会员。

至于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的改造,他则记录了小型场馆的扩容经过;后来他还为了上海美术馆曾丢失的铭牌巨石四处奔走,终得如愿。

从本土探索到国际合作 搭建当代艺术的展示框架

作为六届上海双年展的核心组织者,李向阳在书中系统梳理了自己数十年的策展经验,从早期的国内探索到后来的国际合作,呈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策展的发展历程。

他参与的“海平线”展览,便是中国双年展制度的早期探索:“尽管到了第八届,

‘海平线’才正式启用策展人机制,但是,‘海平线’从诞生的那一刻起,就具备了‘双年展’的品质。它是中国第一个双年展,比上海双年展还早了十年。”

上海双年展的创办,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策展实践,从筚路蓝缕到国际知名,他记录下初创期的许多困难:“我们学着找公司拉赞助,曾经跟马路对过弄堂里的一个广告公司签好合同,但是临近开幕,人家倒闭了。”

针对国际合作展,他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流程经验:“也是在与侯瀚如和清水的工作交往中,我才知道策展人到底是干什么的。真正的策展人应该是导演兼制片,既能提出问题、梳理史料、寻找艺术家、谈作品方案、勘察场地,又能统筹找赞助、拉基金、运输、保险、布展、编辑图录、媒体推广的人。”

这些实践最终推动上海双年展获得了国际认可,2000年,他在缺席的情况下,被推选为国际现当代美术馆协会的亚洲唯一理事。

提到中国当代艺术首次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,李向阳内心满是激动:“一群来自古老却又年轻的遥远国度的中国人,正在水城一角默默地劳作着,他们注定要在今天为国家日新月异的现代化、国际化进程,掀开划时代的崭新一页。”

《依然念旧乡》中还以细腻笔触记录了作者与张充仁、李青萍、方增先、吴冠中、陈箴等艺术界前辈与同道的交往轶事,诸多细碎的日常串联起一代艺术人的共同记忆。

半生辗转后的平和与自省

李向阳还有一个身份:艺术家。他曾这样总结绘画在自己生命中的意义:“在我生命不同阶段,绘画曾经是我的风筝,我



·《依然念旧乡:我与美术馆的那些事》
·李向阳/著
·上海书画出版社/出版

的饭碗,也曾是我的恋人,我的酒盅。现在,它是我的卧榻。攀爬了大半辈子,原来躺平了很美。平安。平实。平和。平静。”

谈及自己的职业生涯,他始终带着谦逊和热情:“必须承认,无论是做美术馆还是做艺术,我都是半路出家的。我的幸运,是遇到了一个求新图变的大时代。虽然穷,但很饱满,虽然苦,但劲头十足。”

花甲之年,他对自身创作历程进行了反思:“不知为啥,拿笔的手还时常下意识作涂抹状比划。具体地说,我喜欢它一抹间的那份决绝,也喜欢它身后不经意留下的痕迹。卑微里怀着朴素,玩世中透出悲悯,怎么看,都是满满的诗情画意。”

对于《依然念旧乡》这本书,他的期许朴素而真诚:“我很担心,我的这本东西,难免显得不合时宜,只希望它在‘过去已去,未来已来’的当下,成为一面镜子,一只沙漏,或一块路石。”